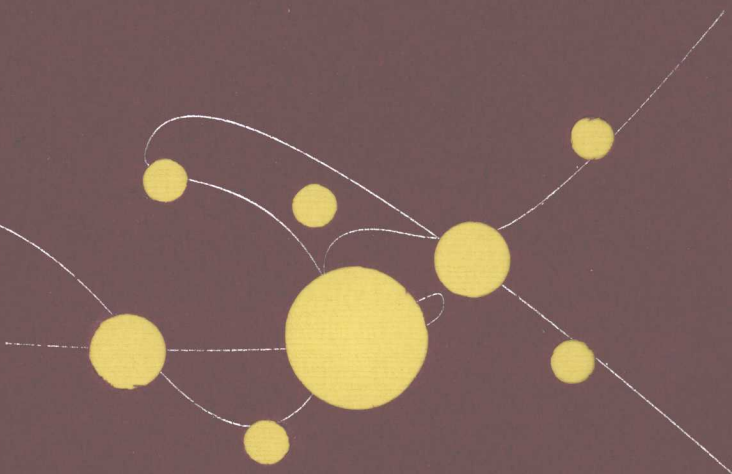


# 墨白作品精选

墨白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 墨白作品精选

墨白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白作品精选/墨 白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10

(跨世纪文丛精华本)

ISBN 978-7-5354-3467-8

I. 墨… II. 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9373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5.25 插页:1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9 千字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录

|               |     |
|---------------|-----|
| 街道 .....      | 1   |
| 风车 .....      | 11  |
| 光荣院 .....     | 46  |
| 最后一节车厢 .....  | 82  |
| 某种自杀的方法 ..... | 101 |
| 穿过玄色的门洞 ..... | 110 |
| 镜框里的画像 .....  | 116 |
| 秋日辉煌 .....    | 123 |
| 红色作坊 .....    | 132 |
| 寒秋 .....      | 141 |
| 影子 .....      | 147 |
| 惜别阳光 .....    | 157 |
| 月光的墓园 .....   | 168 |
| 七步诗 .....     | 196 |

## 附录

|                |         |
|----------------|---------|
| 我们应该怎样叙事 ..... | 张晓雪/231 |
| ——和墨白对话        |         |
| 墨白出版著作目录 ..... | 241     |
| 墨白简介 .....     | 242     |

## 【 街 道 】

无情之火升起来了，  
我受着应有的炙烤。

——兰波《地狱之夜》

罗马走出车站，他看到车站广场里纷杂的声音使得秋日里的阳光沸沸扬扬，游来游去的人流里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只有对面建筑物上的广告内容是熟悉的：奥克啤酒，三九胃泰，宋河粮液。但是那些广告却使他感到迷茫。

他在迷茫的时光里迟疑了一会儿，才一手提着旅行箱一只胳膊上搭着风衣穿过焦躁的广场，在一家公用电话亭边停住了。他看了一眼电话亭里那个文了细眉、嘴唇涂得鲜红的女孩子，又看了一眼她面前那部缝隙里布满了灰尘的电话机，最后放下手中的旅行箱，拿起电话机上面那细长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他不知道那个拿在手里能说话也能听话的东西叫什么，送话器？听音器？怎样来概括这种有着相反功能的东西呢？用一个什么样的名词？他不知道。他只能称它是电话机上的细长的一部分，这样从它的外部特征来说或许更准确一些。在准备按号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女孩说，长途吗？

不是。但他说话时没有抬头，他听到那个女孩的声音仿佛一声短促的鸟鸣。那声音来自一片广阔的春日旷野吗？一片蓝色的天空和一群飞翔的鸟。他随手拨了那个他不知道拨过多少次的号码。电话通了。在等待对方说话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呈现出了一片蓝天。是鸟鸣。罗马想。可是在以往流失的岁月里，罗马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看过鸟，那些鸟在天空中飞翔离他十分遥远。他曾经渴望着那些飞翔的鸟能在他的面前落下来，让他仔细看一看，可是那些在空中飞翔的鸟始终没有给过他这样的机会。在后来生活的天空里，他很少能再见到鸟飞翔的姿态了。罗马抬头看看，天空似乎没有以前的蓝了，那纯净的颜色被灰白的烟尘和身

边杂噪的声音所改变，这种变质的天空使他忘记了鸟鸣和鸟的飞翔。鸟鸣和鸟的飞翔对他来说仿佛是上一个世纪的传奇故事了。现在，他一边把话筒支在耳边。一边感激地看着有一对樱桃嘴唇的女孩，是她的声音使他再次想起鸟，想起鸟鸣和鸟的飞翔。他有一种想吻那嘴唇的冲动。他想，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会那样做。这时电话那端有个男人说话了，罗马说，喂，你好，我找朱红。

电话里的男人说，哦，你等一下。

罗马听到那个男人朝他们房间里的某一处喊了一声，朱红，电话。罗马听到了高跟鞋敲击地板的声音，等那脚步声消失的时候，他闻到了熟悉的呼吸声了，她说，喂。

是我。

罗马知道她一定被这突然来临的声音弄得不知所措，罗马说，喂，是我。

朱红说，我知道。

罗马说，我刚下火车。

刚下火车？罗马听到她的声音里有几分惊讶，你在哪里？

我在车站广场。罗马说，现在能回去吗？说完，他的身上就一阵热浪，他几乎有些忍耐不住了，他说，我这就打的过去。

哎，不行不行。他听到了她急促的呼吸声，她说，我这会开。

仿佛有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罗马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话筒站在那里没说话。

她说，你有事吗？

如果现在她在他的面前，他一准会用一种凄伤的目光看着她，说，没事我千里迢迢来干什么？

朱红在另一端迟疑了一会儿说，好吧，你到楼下时给我打电话，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了忙音。罗马突然感觉到，他今天要到达仿佛还有很远的路程，他有些凄伤，他知道那路程或许够他走一辈子，直到老死也许走不到终点。

在火车站北边的二马路，罗马乘上了32路车。他上车的时候，的乘客已经坐满，但在司机的后面竟然空着两个座，真是幸运，

没想就提着旅行箱走过去，可还没到那空座跟前，他就闻到了一股子酒气。谁喝酒了？这车里一定有个醉汉，他想。他先把箱子放在座位上，一脚踏到座位下面的空隙里，他感到脚下有些异样的东西。他低下头，看到一片红红绿绿的呕吐物，接着，更浓烈的酒气冲进他的鼻孔，他感到恶心，有股东西从胃里往上翻撞，他险些要呕吐了。这种情景的出现，使得他进退两难。他站在那里回过头来，他想在车厢里找到呕吐者，可是全车的人都在用一种鄙视的目光望着他。呕吐者在哪？他突然明白过来，在这之前，车里的人全都知道这两个空位是不能坐的，世上会有那样的便宜？你也不想想，这么好的座位如果没有别的情况他们会留给你？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你走进肮脏之地，却没有一个人去提醒你，使你陷在尴尬之中，你仿佛成了呕吐者的替身，或者干脆就是呕吐者本人。

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乘务员右手提着一桶水，左手拎着一个拖把骂骂咧咧地走上车来，她对罗马凶狠地嚷道，起来起来，不嫌脏吗？妈那个×，喝两杯猫尿，满地地吐！

尽管罗马的脸色难看，但心里还是感激她给了他一个台阶，他忙提着旅行箱，闪过乘务员伸过来的拖把往后去，在走道里站定了，可是他身边的一位小姐却闪着身子往里靠，她用手帕捂着鼻子翻他一眼就转过头去，这使罗马感到难堪。他想，一定是他身上的某种气味使这位高贵的小姐难受。我身上有什么气味呢？他低头看看，才明白那气味来自他的鞋底，他成了呕吐者最严重的受害人，这使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烦恼。在他正想离开这辆讨厌的公交车时，车门却关上了，随后车就走动了。从车窗里灌进来的风使他好受了一些。那个低矮的乘务员正在行驶的车里撅着硕大的屁股擦着那片呕吐物，她一边擦一边不停地骂骂咧咧，最后她丢下拖把直起身来开始售票。就在这时，罗马看清了她的脸，她的右脸上长着一块铜钱大小的胎记。他和朱红不止一次在这趟车上见过她，乘客多的时候，这个乘务员就站在他们身边，她会抬起脸望着罗马说，几张？罗马说，两张。那张脸离他是那样的近，他看清了她脸上的那个铜钱大的胎记。那会儿他突然有一种想伸手去摸一摸那胎记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刚一产生，她就闪身去面对另外的乘客了。朱红拉了他一下，踮起脚尖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你看，胎记……回忆使他深刻地怀念那个已经远去的季节。夏天真是恋爱的季节呀！他在心里这样

感慨，可是那个季节已经离他十分遥远。他的目光从窗子里看到的全是流动人群的衣着，在城市里，最能体现季节变换特征的是人们的衣着，在耸立着建筑物的街道里，你很少看到有秋风扫落叶的情景，街道仿佛一道道交错的河床，白天汹涌着车流和人群，嘈杂的声音和混浊的目光仿佛一些灰白的泡沫漂浮在空间里，到了深夜，这些河床就干枯见底了。这就是城市留给罗马的印象。他和朱红走在空荡无人的街道上，望着远处的灯光他这样对朱红说，你看这街道像不像河床？

朱红沉思了一会儿说，是的，有点像河床。

朱红挎着他的胳膊在深夜的街道上行走，偶尔有一辆“黄虫”从他们身边驶过，罗马说，这座城市不会有什么收获。

朱红说，你说什么？

罗马说，你看，到处都是“黄虫”。你听说过1942年吗？

朱红说，1942年怎么了？

罗马说，1942年的秋天，遮天蔽日的到处都是蝗虫，天上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黑云一样。

朱红说，你怎么知道？

罗马说，我是在资料上看的。罗马说完就笑了，朱红也笑了。接下来就是朱红达达达的鞋跟敲击路面的声音，走着走着朱红突然停下来，她看着罗马说，街道像河床，那我们像什么？像水？

不。罗马说，像鱼。你看我们多像鱼类呀，鱼鳖虾蟹。

鱼鳖虾蟹……朱红一边说一边呵呵地笑起来，笑完之后她说，那谁是渔夫呢？谁捕我们上岸呢？

罗马停住脚步望着朱红，他在她的额上亲吻了一下，算是对她奇思妙想的一个奖励。谁是渔夫呢？这是一个多么深奥的问题呀。后来在罗马空闲下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回到他的脑海里。这些鱼鳖虾蟹，谁捕它们上岸呢？罗马望着窗外，街道里全是一些走动的物体。在一个十字街口，一队军乐团正站在一家新开张的夜总会门前吹奏着震耳的乐曲，在富丽堂皇的大门前，罗马看到那里放着一片鲜艳的花朵。在这个季节里，哪儿还有这样的鲜花？鲜花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在他思索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公交车停在了一个站牌前，那个拿手帕的女孩子站起来，罗马不假思索就坐了下来，他的屁股立刻感触到了那个女孩子所残留在座位上的体温，他突然有一种坐在那个女孩腿上或者怀抱里的感



觉，这感觉使他的手心发痒。他想看一看那个女孩的面容，可她一直到走下车去都没有回过头来，她留给他的只是一头松散的长发。罗马想，她在走向谁的怀抱呢？那怀抱是一张网吗？拥有那张网的人不就是渔夫吗？可是，谁能捕她上岸呢？罗马望着窗外，行驶的公交车突然停了下来，恰好有一片黄叶从窗口前飘落下来，他伸手接住了那片摇摇曳曳的叶子，那片黄色的叶子上布满了黑色的斑点。是谁使你这样苍老？罗马用手捻动着叶柄，那片叶子就在他的面前摇晃起来，仿佛在回答他。罗马在心里说，对，是时间，是时光使你苍老。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问题呀，这个问题就似一张网网住了所有的人，时光就是渔夫。罗马突然为这个答案激动起来，等一会儿见了朱红就这样对她说，是时光捕我们上岸！车子又走动了，可是没走多远又停住了。罗马通过车前的玻璃，看到前面的街道里塞满了各种颜色的车辆。司机伸出头朝一个从对面走过来的人问道，前面怎么回事？

罗马看到那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人，那个大胡子兴奋地说，车祸，出车祸了。

司机一听也兴奋起来，他说，谁撞谁了？

大胡子扫一眼从车里射向他的众多目光，打起手势开始演说，一辆桑塔纳，蓝色的，把一个骑摩托的小妮撞翻了。哎，那小妮长得还挺靓，可惜被撞翻了，一下子摔出一丈多远，她的头正巧撞在隔离墩上，血哗的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哎呀，那个惨呀……大胡子一边演说一边摇着头朝前走，车里的人也都站起来探长脖子朝前看，可是他们看到的仍是塞满各种车辆的街道。

司机又探出身去，向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人问道，哎，前面怎么回事？

车祸。青年人停下来，他推了推眼镜说，一个男人把他女人撞死了。

他的话语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司机说，怎么把他女人撞死了？

有人说，咋这么巧？

青年人说，女人在外边跟人家相好，一弄几天不回家，他就开着车找。正好在路上碰到她，他让她停车，她不停，骑着摩托就走，结果男的一恼，追上去就把她撞倒了，哎，那个惨……说着，青年人又用右手的中指推了一下他的眼镜。司机望着外边的行人，然后把身子收回来，

靠在座背上，他一边敲打着方向盘一边哼着小曲，面对堵塞和车祸，他突然失去了兴趣。他回头对脸上长着胎记的乘务员说，老程回来了。

那个低矮的乘务员正站在车门边数钱，她听到司机的话停下来，看样子她对司机的话很感兴趣，她一直走到司机身边，靠在司机的座背上，她说，老程回来了？他女人给他算完了？

完……司机哼哼地笑着说，她会给完儿？昨天闹了半夜，弄得我一夜都没有睡好……

罗马不知道老程是谁，更不知道老程的女人为什么给刚刚回来的老程闹腾，他觉得司机和乘务员的话语就像街道里响起脚步声一样平常，平常得遍地都是，平常得让人什么也记不住。罗马看着街道，路边一家名叫“大路货”的小餐馆，使他记起一些往事，他曾经和朱红在这儿吃过饭，这儿离朱红的工作单位不是太远，大概在前面拐一个弯再走五百米的样子就到了。于是他就让司机打开车门，提着旅行箱走下车来。他一边行走一边望着那些被堵塞的车辆，那些车辆好像没有尽头，望都望不到边。

罗马终于来到了朱红办公所在的那幢半旧的楼房前，他望着被阳光沐浴的灰色建筑，目光在第六层上停住了。他看到他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很想在那儿看到等待他的身影，可是现在那个阳台上空无一人。面对那个空空的阳台他突然失去了自信。他站在那里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闪过一辆“黄虫”，朝对面的一家小商店走去，因为那家小商店里有一部公用电话。店里冷冷清清，只有从门洞里射进来的阳光是温暖的。罗马看到一个女人松散地坐在柜台后面，她的目光使他想起了卧室里舒服的席梦思。如果有的话，他真想躺上去好好地睡一觉，如果再有个女人躺在他的身边，那样或许会更好一些。让这个女人躺在我的身边吗？不不不，是朱红，应该是朱红。罗马看到那个女人站起身来，朝他微笑着说，要点什么？

罗马说，先打个电话。

那个女人伸手朝柜台上指了一下说，打吧。

而后，她又坐下来。罗马放下旅行箱，拿起电话，他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是朱红，罗马听出了她的声音，他对她说，我在楼下。

朱红说，知道了。

说完，她就把电话压住了。罗马抬起头来，他闭上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转过身来，这样，他能通过门窗看到朱红将要通过的大门。他一边望着那个大门一边从兜里掏出钱来，侧身递给柜台里的女人，说，有口香糖吗？

有。女人说，还要老样的？

罗马回头看了她一眼，并向她点了点头。你爱吃口香糖吗？朱红一边说着一边把口香糖含在嘴里，她把头伸过来，让他咬住余在外边的那半截，他的鼻尖和她的鼻尖碰在了一起。那个女人一边递给罗马两包口香糖一边说，你一进门我就认出你来了，你好到我这里来买口香糖。

是吗？罗马把女人递过来的零钱放进兜里，他是常常来这儿买口香糖，朱红喜欢吃这种韩国产的口香糖。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朝对面的大门看，那座他熟悉的大门被高楼的阴影所笼罩。有一个男人从那阴影里走出来，一闪就消失在街道里。罗马剥一块口香糖放在朱红的嘴里，朱红说，你爱看足球吗？你看黑人一边踢球一边嚼着口香糖，有多棒。罗马说，那都是些野种。罗马看到朱红的身影出现在阴影里，朱红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风衣，她推着车子走出大门，由于阴影的缘故，她的脸色显得没有一点生气。罗马提着旅行箱走出去，朱红在拐向大街的时候停住了，她看到了他。罗马走过来，把旅行箱放在后架上，朝她微笑一下说，我来推。

朱红说，上哪儿去？

罗马说，还能去哪儿？回你住处。罗马的身上涌过一阵热浪，他现在就渴望得到她，多日来存积在他体内的热情如海浪一样撞击着他，他真的有些支持不住了。

朱红说，不行，我忙，现在不能回去。

罗马说，你有多忙？

我真的很忙。

那你先送我回去，你再过来。

我搬家了，离这儿很远。

罗马痛苦地蹙了一下眉头，他说，你在拒绝我？

朱红低下头，她把脚边的一粒石子踢到阳光里去了。

罗马痛苦地摇了一下头，他说，那我走吧。他想朱红一定会挽留

他，他渴望眼前的情况有所转机。但朱红看他一眼却说，那好吧。

罗马的头挨了一棍，有些承受不住这打击，他的手一哆嗦，旅行箱就从后架上滑落下来，他没有去管，他用一种凄伤而痛苦的目光望着她，他说，我千里迢迢来找你，可你却让我走。

朱红不看他，她盲目地看着流淌着人群和车辆的街道。

你再忙……罗马几乎用乞求的口气说，陪我吃顿饭的时间还有吧，我到现在还没有吃饭。

朱红把目光收回来，她说，好吧，我陪你去吃饭。

罗马从地上拾起旅行箱，重新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他们往前走不到二十米，就拐上了纬三路，而后向东，最后他们在一家烩面馆前停住了。

朱红说，吃碗烩面吧，暖和。说着，她把车子支在烩面馆的门前，罗马提着箱子跟她一块儿走进去。因为不是吃饭的时候，烩面馆里显得很空落，七八张桌子清闲地立着，朱红进去后对一个站在吧台边的女孩子说：下碗烩面。

两碗，罗马补充道，下两碗。

朱红说，一碗，我不吃。

罗马固执地说，两碗，一大一小。

朱红无奈地说，好吧。他们就在临街的窗子前坐下来。在那个流失的夏季里，他们常常坐在这张桌子前吃烩面。坐在这里，可以看到街道里的景致。炎炎的阳光往往把街道蒸烤得像一截冒着热气的肠子；可是现在这肠子凉了下來，显得没有一点生气。在等待烩面的时候，他们相视无语，许多情景一幕一幕地在罗马的脑海里闪过，罗马突然说，你还记得吗？

朱红说，记得什么？

夏天，罗马说，你常常穿着一件红裙子，戴着一顶紫草帽。

那对我一点都不真实。

梦吗？

是梦。朱红说，一点都不真实。

罗马突然没有了说话的欲望。他从朱红手边拿起车子钥匙。在夏季里，这把带着一个圆球的钥匙常常在他的手里飞来飞去。钥匙在他手里转动了几下，他说，他还好吗？

朱红看她一眼说，他不在这儿。

这我知道。

我说过吗？朱红说，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忘了？罗马苦笑了一下说，他的工作没定住？

他嫌那个工作太累，就回去了。

他来不到俩月吧？

不到。回去做他的生意去了，他觉得那自在。再说家里也离不开，还有儿子。

想儿子啦？

想，几天不见就想。不过……朱红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下星期他会带着儿子来。

是吗？罗马带着讥笑的口气说，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从乡下到城里来啃一个女人？

不。朱红说，我给他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

哦……

罗马不再言语，他用钥匙一下一下地轻轻地敲打着桌面。这个时候，烩面上来了，一大一小，两碗，冒着热气。罗马端起一个白瓷壶对朱红说，要醋吗？

朱红说，我不要。

罗马就在自己碗里放些醋，他真的饿了。他唏唏溜溜地一边吃着烩面一边对朱红说，吃呀，你咋不吃？

朱红把碗往罗马的面前推了推说，我不饿。而后站起来到吧台前去结账。罗马想叫住她，想了想，又止住了。接下来也没有客气，他把那一大一小两碗烩面都吃光了，而后提着箱子来到了大街上。罗马把旅行箱放朱红自行车的后架上，他们一直默默地往前走，最后又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朱红单位的大门前，站住了。罗马把旅行箱放在地上说，要不这样吧，把你住室的钥匙给我，我先回去。

我搬家了。朱红说，你不知道地方。

罗马说，你没搬，你在骗我，你在拒绝我。

朱红不去看罗马的眼睛，她把头低下了。

罗马动情地说，朱红，我都听到你快乐的呻吟声了，朱红，真的，我想你。

朱红咬着嘴唇儿说，我不要！

罗马说，我千里迢迢来找你，你真的拒绝我？

朱红说，你不是来找我的，你是来找你同学的，你去呀，她正在学校里等你呢！

朱红，罗马说，你真的不肯原谅我？你看我的泪水就要流出来了。

朱红说，你应该，我都哭过多少遍了，你哭一回就不应该吗？

朱红……罗马痛苦而凄伤地说，我真的很想你，做梦都在想。

朱红又把目光抬起来，她盲目地看着街道。有一个中年男人骑车走过来，那个男人朝她叫道，朱红。

朱红朝那个男人笑了笑，也不看罗马，她推着车子往大门里走。

罗马说，哎——

那个中年男人回头看了罗马一眼，对朱红说，谁，咋不让他进来？

朱红说，一个卖皮衣的，硬缠着让我买。

卖皮衣的？那个男人说，什么样的皮衣，我倒想看看。

朱红说，没什么好看的，这样的人手里还会有真货？走吧。

那个男人听了朱红的话，就跟着朱红推着车子走进大门，往左一拐，就消失了。

仿佛有一声巨雷在罗马的头上炸响，那雷把罗马给炸晕了。他茫然地立在街道里，一时竟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满街里的车和人都在流淌。一辆黄色的面的停在了他的面前，司机探出头来说，上哪儿？

罗马对他摇了摇头。

神经病？不上哪摆什么手？司机说完，“黄虫”就开走了。

罗马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摆手，他有些疑惑地问自己，我摆手了吗？他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一粒沙子，被这流水所抛弃，遗落在这纷乱的河岸边了。

## 风 车

理论家在一个初冬的下午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他将要到各地去对人民公社的社员进行一次广泛且深入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尽管在这片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已经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这些生产队里，在那些还充斥着资产阶级思想小农经济思想的头脑里，共产主义的思想还没有扎下牢固的根基。这使理论家感到了任务的艰巨和沉重，但他没有因此而悲观。他抬头看着正在等待他回话的党委书记说：“好吧，我很有信心。”接着他从朱黑的太师椅上站起来，由于黑色窗幔垂放着，他的脸色很沉暗。理论家说：“那我先到哪里去呢？”

党委书记仍旧稳坐在太师椅里，他弹了一下烟灰说：“去土屯吧。那里正在准备挖一口大池塘。到了春天，就可以用风车车水浇田了。”

“风车？！你说在豫东的土地上将出现一部风车？”理论家立刻兴奋起来，显示出一种知识分子的热情来，“自古以来，我们这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部风车！风车只有南方才有。”在理论家的脑海里立刻呈现出了一幅美丽的南国风光，水花一样的窈窕淑女在稻田里一边劳动一边歌唱，高大的风车在河岸旁哗哗地车水。

“是的，这将是一个奇迹，我们要在全县放一颗刺目的卫星。”

“是不是那里将实行机械化？”

党委书记纠正道：“不是那里，是这里。在一切能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我们将要统统使用机器操作，这是党的号召。”

“这样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党委书记站起来走近理论家：“到底是我们的理论家。”说完，他有力的大手落在了理论家的肩膀上。这使理论家感到了党的温暖。理论家说：“我可以动身了吗？”

党委书记微笑着点点头说：“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不要为吃饭问题操心，我们这里已经实行财产集体所有制。我们的社员已经都愉快地迁往新的居住区，那里有公社的食堂。你到那里可以看到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他们肩并肩地踱向门口，冬天已经来临，太阳光哆哆嗦嗦地在树影里走来走去。党委书记朝门外指了一下说：“你顺便把他也带去！”

理论家看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蹲着一个人，满地黄叶把他的精神淘洗得非常的凄伤。他皱了皱眉头说：“那是谁？”

“一个右派，我们的敌人！要他到那里去好好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他们沿着方砖铺就的甬道往前走。道边的青苔由于季节的变更颜色已经开始发黄。甬道两边高大且陈旧的房顶上长满了暗红色的瓦松，在这个季节里呈现出一种病态。

右派分子一边跟在理论家的后面一边注意着那些瓦松说：“那是一种药草。”

理论家停住脚步说：“药草？”

右派分子朝房顶上指了指说：“那一年俺爹得了一种怪病，就需要这种药草。我寻遍了镇子才在这里找到。可是有一条大黄狗咬伤了我的腿，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地主雷九少的家。”

理论家说：“现在你还需要吗？剥削阶级已经消灭，这房子已经收归公有。”

右派分子说：“不需要了。俺爹已经死了十年了。俺爹死得好惨。”那个遥远的黄昏仿佛电影画面一样出现在右派分子的眼前——爹被裹在一领破席里，在娘悲怆的哭泣声中被人抬进墓地，枯黄的秋草在暗淡下来的光线里一动不动。

“听口气你对贫下中农挺有感情的嘛，可是，你怎么就成了右派？”

“不知道。我对这一点始终没有弄明白。那天我正在做手术，就被人们从手术台上赶了下来，有人对我宣布：你是右派！我不清楚何为右派，我历来对右派左派什么的不感兴趣。我只知道前两天院长也被打成了右派。可我知道院长是个好人，院长都成了右派，这右派有什么不好？我说右派就右派吧，手术台上还躺着病人，病人的肚子已经被切开，不缝上能中？于是我就成了右派。”

“你罪有应得！”理论家说，“你是一个糊涂的人！你是一个没有阶级立场的人！你同情右派分子，你不关心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的命运，我



将要你到课堂里去听我讲述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我将用这些理论把你糊涂的头脑洗清楚，我将来要把蒙在你眼睛上的尘埃擦去，使你脱胎换骨，使你成为一个新人！”理论家激动地舞动着双手，他说话溅出的唾沫喷了右派分子一脸。右派分子说：“你喷我一脸唾沫。”

“这才是个开始！用这些唾沫擦擦你的脸吧！看看你的脸有多么的肮脏！你这个长在贫下中农身上的病瘤，我告诉你，我将用你使用过的手术刀把你割除掉！”理论家说完把头扬起来，他的鼻翼被斜射过来的阳光照得通红。他再也不理睬右派分子，独自一人往前走。右派分子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理论家穿过一座门楼的阴影又走到阳光里。在右派分子的感觉里，他蓝色的棉袄在阳光里映射出一股刺骨的寒风。

太阳光照在镇子街道北边的铺子里，铺子里的门板一块一块地都被摘下来，灰色的屋肚里模糊不清，仿佛一个呼吸困难的人再也不愿意闭上他的嘴。铺子奄奄一息的样子使右派分子感到闷气，他由此想到了垂危的病人。可是人们再也不需要这些用来出售油米酱醋柴的铺子了。在这里，除了女人，所有的财产都已经集体所有制，你要什么都可以从公社里领取而得到满足。右派分子行走在杂乱无章的大街上，他的影子清晰地投向大街的一侧，仿佛一片灰纸在墙与门洞之间沉浮不定。在前面，有几个人正在往太平车上装门板，门板与门板的撞击声夸张而刺耳。他看到理论家在太平车前停住脚，理论家立在那里流露出渴望交流的神情。可是那几个汉子并没有理睬他，其中有一个汉子倒先发现了右派分子。那人停下手中的活惊喜地叫道：“田医生。”

其余的人也都停住手，朝右派分子看。右派分子看到那几个人的脸被尘土和汗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他不认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但他还是朝他们笑了笑，说：“往哪儿拉？”

“工地。”那人又说，“你到哪儿去？”

“不知道。”说完他看了理论家一眼。理论家一脸的不高兴，这些人为什么偏对一个右派分子这么亲热？他的脸色渐渐地变得同猪肝一个颜色。

说话的汉子也看了理论家一眼，可他仍对右派分子说：“东街酱菜厂的老穆砍了自己的腿，你不去看看？”右派分子吃了一惊，他急忙穿过太平车与理论家之间的空地，来到了在这一带很有名气的酱菜作坊